

□刘晓蕾

秦可卿曾夸王熙凤：“你是个脂粉堆里的英雄，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。”不过，英雄既可以“协理宁国府”，也可以“弄权铁槛寺”。

给秦可卿送葬至铁槛寺，族中诸人皆暂在铁槛寺下榻，独凤姐嫌不方便，带着宝玉等人到附近馒头庵住下。馒头庵的老尼姑净虚，晚间趁机来找王熙凤，说李衙内看上了张财主家的小姐，但小姐已许配给守备的公子。李衙内定要，守备家偏不退亲，打起了官司。想求贵府疏通一下节度使老爷，守备就不得不依了。凤姐说自己懒得理会。净虚叹口气：张老爷知道我来求府里了，如今不管这事，还以为府里管不了呢。凤姐一听，便来了劲儿：“你是素日知道我的，从来不信什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，凭是什么事，我说要行就行。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，我就替他出这口气。”

果然，第二天，她便悄悄把事交与来旺，假托贾琏修书一封，疏通关系，手到擒来。

只是没想到，守备被迫退婚后，张财主的女儿金哥知义多情，自缢而死。守备的儿子闻说，也投河而死。凤姐不费吹灰之力，坐享了三千两。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，自此她胆识愈壮，便恣意作为起来。

不怕报应，就没什么敬畏心。活在当下，就是凤姐的哲学。她是黑格尔所说的“自由的自我艺术家”——只有此时此地，只为现世负责。

凤姐下手狠辣，工于心计，但她行事不遮遮掩掩，作恶亦明目张胆。中国传统社会里，多的是小人、伪君子，比如岳不群之流，层出不穷。阴谋诡计厚黑术，个个高深莫测，装神弄鬼，像暗夜里的鬼火，除了吓人还让人格外恶心。相比之下，敢于在阳光下亮出利刃的，反而多了份敞亮和不羁。

一个心理学家说：“自恋、性和攻击性，是人的三大动力。”通常我们讨厌自大，忌讳谈性，强调克制愤怒，但这些“坏东西”，往往代表着生命的活力。那些能直接展现这些能力的人，虽然易引发争议，但也更容易拥有激情和创造力。我们为什么觉得自恋不好，性是洪水猛兽，攻击力是可怕的？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接纳、不承认。儒家文化就强调修身养性，克制这些原始本能。

潘金莲对性爱的追求，王熙凤对权力和金钱的贪欲，都显得过于强烈。但是她们的欲望、愤怒与彪悍的生命力，反而让她们成



王熙凤： 一个自由的自我艺术家

了最特别的“这一个”。在强调顺从和服从的文化里，“这一个”充满了丰富的可能性，如果有合适的机会，她们是可以开创新世界的。

王昆仑先生说，王熙凤有一颗深刻而强大的灵魂。诚哉！

因为强大，又可爱，又可怕。有能力做事，也有能力作恶。一旦被欲望驱使，又没有道德和信仰的约束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就很难回头了。所以，贾母喜欢她，也担心她：“我虽疼他，我又怕他太伶俐也不是好事。”结果一语成谶。

其实书中处处有识语，有警醒，只是当事人执迷不悟罢了。

可卿临死前，托梦给王熙凤：婶婶，你是脂粉堆里的英雄，男子都不如你。要晓得“月满则亏，水满则溢”，又“登高必跌重”，万不可忘记乐极悲生，“树倒猢狲散”。又叮嘱她，在祖莹附近多置办田庄房舍地亩，即使以后败落，子孙也可读书务农，有退路。瞬息繁华，盛筵必散，切记切记！然而，可卿的葬礼，却成了凤姐的高光时刻。得意之际，她到底把闺蜜的嘱托和警告，忘了个一千二净。

凤姐下榻的馒头庵，原名水月庵。曹公说，因为水月庵的馒头做得好吃，所以又叫馒头庵，其实是障眼法。“纵有千年铁门槛，终须一个土馒头。”馒头庵与铁槛寺，就是生与死的距离，可惜世人不明白。凤姐更是迷恋于权力与荣耀，被欲望蒙住了眼。

馒头庵的净虚，就是抓住她争强好胜的心理，步步诱她入局。贾芸找王熙凤求差事，也是投其所好：昨几个我母亲还在跟我感慨，婶子身子单薄，却这么能干，亏她厉害。我刚好得了一点儿冰片、麝香，也只孝顺给婶子才合适。王熙凤一听，得意又欢喜。

这就是人性。

曹公是偏爱王熙凤的。一个作家倘若不爱他笔下的人物，便刻画不出她的复杂、深刻和强大。他给王熙凤的判词是：“凡鸟偏从末世来，都知爱慕此生才。”画上是只雌凤，却立在冰山上。王熙凤是凤凰，能力非凡，奈何身处末世，力不从心，所以是“生前心已碎，死后性空灵”。她是豹子，但森林已经消逝；她是野马，却没有了草原。

“小时候读《红楼梦》，总觉得是在读别人的故事，隔岸观火。后来却发现这故事是自己的，是周围人的，是芸芸众生的。”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：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》中，作家刘晓蕾选取了《红楼梦》中十四位具有典型性的主要人物，对其性格、精神特质以及人物间的复杂关系进行细致解读，力图还原曹雪芹笔下辽阔而深远的人性世界，从哲理与世情的角度重新品读红楼，引领我们走过书中人的一生，体悟生命的鲜活与脆弱，也目睹每个人的局限与命运。

哀。”按照拆字法，“三人木”就是“休”。这个男人对王熙凤，先是服从，后是冷淡，最后给了她致命的一击：把她休了。

再看大洋彼岸的郝思嘉，美国小说《飘》里的女主角，那么自私自利、贪婪成性、颐指气使，又雇用战俘，又抢妹妹的未婚夫，其道德“败坏”，比王熙凤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但她是时代英雄，成了美国精神的代言人，一直被赞美。

而王熙凤的下场却极其悲惨。脂砚斋评语曾透露，丢失的结局里“薛宝钗借词含讽谏，王熙凤知命强英雄”一回，有“凤姐扫雪”的情节，是写王熙凤被休后，成了贾府最低等的仆妇，在穿堂门扫雪干粗活。

《红楼梦》的开端，是女娲炼石补天，唯独剩下一块顽石弃之不用，顽石哀叹“无材可去补苍天”。这何尝不是曹公的沉重叹息呢！传统的中国文人，内心都深怀补天救世的情结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主旋律。即使写尽了男性的沦落，历史和文化的全线溃败，在这“忽喇喇似大厦倾，昏惨惨似灯将尽”的末世，曹公还是怀着希望、爱和悲悯，写了王熙凤和探春这两个补天者。

如果没有王熙凤管理家政，荣国府也许早就崩溃了。当然，这个补天者，既深刻，也驳杂。一方面入主尘世，“意悬悬半世心”，强劲有力；另一方面，也沾染了男性世界的浊臭气息，精明能干却利欲熏心。再加上大权在握，不免为所欲为，恶行也被放大；更何况，她又不大识字，精神层面先天不足，缺乏更高远的追求。对此，曹公毫不讳言。

《红楼梦》从不出示浮泛的人性和理想，它呈现的是生命的广阔和深邃。

（本文摘自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：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情僧、英雄与正经人：14位人物解透红楼梦》
刘晓蕾 著
后浪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“不要塑料袋，我自己有布袋。”

少用一个塑料袋减少碳排放0.1克。

